

散文

丁香花开香满川

■吕振山

塞外克什克腾旗芝瑞镇百岔川，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她因风景独秀的塞罕坝、莲花山、百岔河造就的森林草原而令人目迷神醉，又因其有塞罕坝、托河两大“海尔汗”神山，回溯六七千年先民历史的岩画、木兰围场和康熙大帝驾临百岔留下的传奇故事而流连忘返，发思古之悠情。神奇之地必有神奇之景象，必有神奇之物华。因为她怀瑾握瑜，灵犀惠存，要通过一些事物来表现和阐发。在百岔川，偶然中，我在从小就踏遍每个角落的三道沟门，蓦然凝视，横空出世，竟发现了大面积的野生小叶丁香植物群落。

我和友人车行于三道沟大峡谷中，叹息杜鹃花期已过时，突然发现一丛又一丛，一坡又一坡的紫粉色的花阵扑入眼帘，“这是什么花？”打开车窗要看个究竟，一阵阵花香弥漫而至，嗅之异

常酣畅淋漓，通身舒泰。友人毕竟见过世面，他肯定地说：“这应该是丁香花的香气。”过去这地方除了白桦山杨榆树和虎榛子山杏树，从未见到丁香树呀！

我们停车爬上山坡，来到一丛鲜花跟前。一下便认出是丁香树呀！她已成为峡谷中风景的公主，遍布以鸡冠子山为核心方圆三、四平方公里的山坡崖壁上，以她的鲜艳美丽，馨香怡人和朝气蓬勃，成为竟艳花魁，舞台主角，最吸引眼球的唯一。

丁香树，为木犀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主要分布于东亚、中亚和欧洲的温带地区，而中国是丁香的自然分布中心，内蒙古地区丁香树自然分布种类很多，分布比较广泛。克什克腾旗在历史上属古千里松漠核心区，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小

叶丁香是丁香树的一种，叶互生，片较小呈心型。花萼呈钟型，花小芬芳。呈紫色或浅蓝色，许多小花组成硕大的圆锥形花序，布满丛生花枝。花蕾呈紫粉色，花瓣呈粉白色或浅粉色，浓香馥郁。极目四望，我仿佛看到的是天上的仙女，身着七彩霓裳羽衣，相约作伴驾临人间，为清平世界添几分美丽和爱意，送几许花香沐浴。盛世花繁，丁香花绝不单纯被寓意为思念和忧愁，象征爱情。她更应是盛世华年的标志，幸福美满的祝福。

三道沟峡谷扼控莲花山至百岔川的隘口，充满了传奇和故事，有老虎洞，鸡冠子山，豹子圈，锥子山，夹壁山和美人图，尤其是美人图，处于高崖石壁半腰和一个呈三角形的洞壁上，如是古代文明画师作的中国画，美人细腰宽肩，形态婀娜，

秀发如瀑，面如满月，端庄飘逸，一副丝巾搭在肩头，一双秀目注视着川中过往的人们，深情地送去几许关切和祝福。她有盛唐仕女的雍容大度、性感魅惑，又有民初女子的端静简约、浅笑深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颦一笑深情一望无际，美人的婉约，丁香的柔美，使足可令人遐想无边、神清气爽的啦。

此地还有大蛇的传说，火狐狸的故事，双头蛇的史实，还有古代强人占山为王的山寨遗址，有惯匪侯扒杆藏宝的传言，总之，三道沟大峡谷，充满神奇，身临其境，观花赏石，渍渍称奇，寻觅美人图须仰视凝神，要找到好角度，要有恭敬地心态，就象丁香花观其容、嗅其香，需要缘分亦需真情。



寻找达里诺尔

■张巨文

我的脚步绕过雍颜的骆驼峰
那沉积万年的沙岩的记忆

沿着千回百转的贡格尔河
我望着天边你晶亮的眼眸

我停泊在夜海里星点似的砧子山下
——达里诺尔
草原怀里的你
仍不失博大雄奇

岁月千涸
印上你岸的滩涂
你印满年轮的眼睑
看上去疲惫而凄迷

尽管天鹅的羽翼
鼓动浪潮
我的心也无法将青春
再度登临你的礁屿

——达里诺尔
我追寻你的步履已踉跄
你却像只在梦里

我张开双臂的姿势
再也找不住
赤身扑向你的胆气

——达里诺尔
咸泪渍过千万年的
你的眼底里
可曾留有我的影迹



云海杜鹃别样红 摄影 张今卓

闪小说

乞巧

■原国林

一个铜盆，注入“银河”水，是米琪每年七夕的标配。从十八岁开始，爸爸每年都赶几十里山路汲潢源之水让女儿投针乞巧。潢水本有仙女幻化之说，这七夕的水盛了满满的希冀。

米琪望着铜盆里瓜子状的脸，眉头微蹙，因为一根银丝悄悄从鬓角冒出来。“快三十了，赶紧找个主儿”，爸爸常絮叨。米琪也谈了几个。

张慢，文文弱弱、慢条斯理，去一家馆饭馆，二十元的饭费，他掏出一沓毛票一张张地数，米琪微信一扫扬长而去。

富岩，豪气冲天，鲍鱼、大肉叫了一桌，吃完一抹嘴巴，扔过银行卡，“算账去”，一副富二代的派头。

柳志，温文尔雅，见了女生腼腆得说不出话，这倒让米琪添了几分自信，情意渐浓。缠绵小径深处，柳志粗粗的气息让米琪感受到浓烈的荷尔蒙味道，可不知怎地，柳志却推开了贴身的米琪。原来他急着掏衬衣兜里的香烟。米琪興味索然……

社区活动室LED屏上滚动着“今晚座谈主题：七夕习俗”，米琪接到社区邀请。“下面请《文明》杂志社签约撰稿人柳志发言”，主持人开始点将。挤在昏黄的米琪急忙跳起脚尖探出头去，可马上脑袋就缩了回来。

“七夕乞巧，源于汉代，最早的记载是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它是一个流行民间，活跃宫廷的民俗传统节日，从乞巧求智开始不断增加新内容，新内涵……”柳志侃侃而谈。米琪纳闷，这拥抱还怕揉碎烟的柳志多时成了撰稿人？不爱说话缘何口若悬河？

“叮铃”一条短信，“圆梦奶茶楼见”。其实，柳志早就发现了躲在昏黄的米琪。

散文

一根藤条拐杖

■刘波

我保存着一条藤条拐杖。拐杖有些虬曲，有几处疤痂，眼睛；在弯曲的手握部分，人为地寥寥削过几刀，像一个写意的龙头。拐杖主体部分，有烫画、烫字。烫画简约，仙鹤、松柏、祥云之类，主要的，是一尊额头突兀的寿星老。烫画颜色抢眼、俗艳，红绿白而已。烫画上下两端，是墨黑的烫字，为“千山”和“寿星”。

时光荏苒，想想，这根拐杖，已经买三十年了。

1990年底，六十四岁的爸爸仙逝。翌年，我被调往旗委宣传部，离开了伤心的乡下。初夏，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去辽南，去千山。辽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在千山毗邻的海城当兵三年，多次到鞍山训练。那时，就对距鞍山咫尺之遥的千山有些殷殷的垂涎。

走进要比山外清凉些许的千山，正是艳杏盈枝、新荷贴水的好时节。远眺，九十九座莲花山山山不同，祥云、松柏、野花、巉岩比比皆是；近睹，

石径蜿蜒，溪水潺潺，蝶穿花径，鹤舞云衢，庙宇巍峨，佛像端肃，端的绿树红花妖娆，梵音经幡萦绕，一幅绚丽景象。

顺崎岖小径去龙泉寺拜谒途中，竟与一清秀小尼不期而遇。小尼身着清灰道袍，旁若无人，径直而下。就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甚是让人惊异，她居然身轻如燕，飘然而起，如一片白云，袅袅地落座在路边一株老松的树冠上，不忘敛目打坐。松冠好似馒头柳，或者团扇，距地面没有一丈，也有八尺，可见，其功夫了得。

那天，我们三几个人顽皮，不走路径走捷径，从一片橡树、柞树、榆树混杂的幽林穿过。幽林人迹罕至，青苔点点，枯叶累累，时有野鸟啾啾，野藤纷披，野果凋落，冷露飘零。林内，树木清瘦、苍劲，默默无语。阳光洒落下来，被多情树叶裁剪，在地上斑驳，仿佛水中涟漪。在一段倒卧在地面沉睡的枯木上，我们与一簇簇稻苗般茂盛、黑亮的野生木耳邂逅，不约

而同，竞相揪采。也是渴了，我们试探着吞了几片木耳。啊，一个字，两个字清爽，还有一些香气、腥气、木气、土气。

我们采撷半塑料袋木耳，兴高采烈，返回山门。

在半山腰，在一株蓊郁的古松下，不期然而然，我们遇到了一位卖藤条拐杖的老丈。藤条不多，二十几根。藤条俨然一队士兵，尽管胖瘦不同，相貌参差，但一律等高，92公分，不到一米。老丈要价二十元，我们还价十五元。老丈不允，斩钉截铁说，如果圆儿，每根十六！

我把那根沉甸甸差不多五斤的藤条拿回城里的家，想着自己上去六十岁也好做一个拄杖老翁。如今，我也六十二岁了，和当年妈妈拄杖的年龄相差无几。一天，我从顶棚取下藤杖，却倏地一惊：藤杖不到二斤，已经轻飘飘的了！

可能，它也在想念妈妈，想得心

空空落落的。

佝偻。有了藤杖支撑，亦步亦趋，确实惬意。

可是，过了八十岁，妈妈在乡下，却不再用藤杖。我疑惑，问妈妈，怎么不拄拐杖了？妈妈笑笑说，不拄，累赘。我从墙角拿起那根被冷落的藤杖，颠了颠，才豁然明白，这条藤杖沉甸甸的，的确累赘了妈妈！

那天回城，我给妈妈买了一条空心且镀锌的金属拐杖。手杖飘轻，不到一斤，颇具人性化。妈妈拄着它，须臾不肯离身，一直到前年歿世。

妈妈享年九十岁，两根拐杖，陪伴她几近三十年。

我把那根沉甸甸差不多五斤的藤杖拿回城里的家，想着自己上去六十岁也好做一个拄杖老翁。

如今，我也六十二岁了，和当年妈妈拄杖的年龄相差无几。一天，我从顶棚取下藤杖，却倏地一惊：藤杖不到二斤，已经轻飘飘的了！

可能，它也在想念妈妈，想得心